

随笔

从关帝庙到周口港

姚化勤

站在河南省周口市中心城区的关帝庙大门前,望着对岸滨河公园的花红柳绿,望着一拨拨悠然晨练的人,望着河堤上隐约可见的大铁牛……我蓦地忆起当年陪父亲来关帝庙游览途经那儿的情景,不禁感慨万端。

真快啊,转眼32年过去了!那时,我在周口市电视台上班。一天,我领着刚从老家过来的父亲闲逛。走到大铁牛旁,老人停下脚步,发出一阵赞叹:瞧,这牛多高多壮多有力,恐怕大山也能拉得走呢!想不到,咱乡下家家养黄牛,这儿也是河堤卧铁牛、岸上塑耕牛,大周口可是城里乡下都“牛”了!怪不得它发展得这么好——路修得这么宽,楼盖得这么高,光桥就架起两座,还建有气派的大水闸,真不愧“小武汉”的名号!

其实,当时周口的城市建设刚驶上现代化的快车道。没高铁,没航运,也没高速公路,更没飞机场,所谓的高楼,也仅仅五六层。滨河公园倒建起来了,但河水污染、空气污浊,没人肯来游玩。但在父亲眼里,周口已经变化得够快够理想了。可不是嘛,他早年曾来过这儿,看到的街铺窄窄房低,河上只有一座“老洋桥”,大概怕碾压坏了,还不许牛拉的木轮车通过。相比之下,他当然认为周口今非昔比,只有当时的周口才配称“小武汉”!

老人家没逛过关帝庙,他哪儿知道,周口200年前就是闻名遐迩的商埠,前人称其“小武汉”并不为过。

一个城市的建筑状况,往往最能体现它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通的乡村或集市——如果不是仙府圣地、名山重镇,断难建起规模宏大的寺庙道观。而周口关帝庙占地面积达20余亩,三进的院落,结构布局恢宏严谨。且不说前院的大殿、中院的春秋阁、后院的戏楼多么雄伟壮观,仅上面精美绝伦的雕刻,就令人叹为观止,不知要花费多少人工和银两。关帝庙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理所应当。可别忘了,关帝庙的原名为“山陕会馆”,是当年山西、陕西客商集会议事之地。类似的建筑还有安徽会馆、两湖会馆等十余处,可见那时的周口已经相当发达了。据史料记载,清初,随着战乱平息、社会稳定,地处沙河、颍河、贾鲁河三川交汇处的周口,得益于漕运的便利,由原来零散的村落迅速崛起。乾隆年间臻于鼎盛,发展成了周围十余里、人口20万商业重镇。可惜好景不长,到清朝晚期,官场腐败,战乱迭起,众多会馆毁于兵燹,关帝庙也被糟蹋,连大殿都成了马厩。

毫无疑问,新中国的成立,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周口行署的建立,又使周口焕发了生机。但是,伴着公路、铁路的增多,周口漕运的优势丧失,要让周口重现“小武汉”的辉煌,谈何容易!然而,周口人真像父亲说的,“牛”啊!牛就牛在他们脚踏实地,不投机、不偷懒、不唱高调,只扑下身子,瞄准目标奋力耕耘。改革开放初

期,周口农村就实行了土地承包,家家养起老黄牛,很快摘掉“穷帽子”,被新闻大家穆青当作率先脱贫的典型,写成长篇通讯《赶着黄牛奔小康》,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城里的周口人则抓住国家大发展的“天时”,努力开发自身的“地利”,改造街道、建设市场,在重振昔日商埠的雄风上做了足文章。12年前,我退休随儿子迁居首都时,周口已经有七一路、八一路、交通路、建设路等8条主干道,纵横交织,贯通全市;新建的商贸市场,吸引方圆数百里的客商;恢复沙颍河航运的建设大戏擂鼓开场,一个现代版的“小武汉”呼之欲出!

12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浪花一闪,然而,12年后的今天,周口却变得连我这个“老周口”也不敢相认了。当年离开时,虽然知道周口乘上了时代发展的快车,面貌在迅速改变,但毕竟远离江海和铁路主干道,比起交通发达的城市来,仍然给人一种闭塞、偏僻之感,我认为它很难实现跨越式发展。哪承想,仿佛一夜间,周口不仅重现了历史的荣光,成为河南省最大的内河港口——2017年投建的周口中心港,开通国内国际集装箱航线24条,千吨级的货轮来来往往,一片繁忙,而且高速、高铁、飞机场接续建设,组成集空运、陆运、水运为一体的立体交通网;同时,良好的创业环境,还吸引了华为、富士康、国家电投、大唐风电、中粮集团、益海嘉里等国内外知名企业来此投资办厂。

一个现代化的“小武汉”,如喷薄的旭日,一跃出现在中原大地上!

市容、市貌和市民的生活质量也大大改观。不只是河水变清了,滨河公园真正成了人们锻炼、休闲的地方;不只是旧居民区的老设施得到了优化,位于城东部的临港开发区里,一幢幢20多层的高楼拔地而起,和我身边的关帝庙遥遥相望。如果说关帝庙是昔日周口的地标,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商业重镇曾有过的繁荣,那么今天的临港开发区就根植于其上,是关帝庙继续开来的升级版,昭示着周口新时代发展的方向和前景。可以预测,未来的周口一定能够“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胜利到达理想的彼岸。因为周口赶上了国家复兴的好时代,因为它的基因里饱含优秀传统文化。相信,如今的周口人都会读出商业会馆里供奉关帝的深意,自觉地用关公的“忠”“义”之德,规范自己经商谋事的言行。一个城市有了守正创新的市民,什么样的奇迹不能创造呢?

“嘟——嘟——”突然,远处传来轮船的鸣笛声,我的思绪被打断了,举目望去,只见左前方大庆路桥下,一艘货轮正缓缓前行。不知为什么,我听着那“嘟——嘟——”声和牛叫的“哞——哞——”声音那么相似!我油然想起父亲当年站在大铁牛前发出的感慨,也不禁暗暗地赞叹:“牛”啊,我的家乡!”

(转自《人民周刊》2025年第11期)

散文

斗鹤鹑

刘彦章

一个圆形的立式罗圈儿,直径一米许,高约二十厘米,用光滑的白色三合板做成一个封闭的圆圈儿,外观就像个圆圈的筛子,圈底儿垫着一层毛毡或粗布——这就是小小鹤鹑的战斗舞台。

在这方寸之地,浓缩着野性之美、驯化艺术,与人们的痴迷。两个把鹤鹑的老伙计,各自从布袋里掏出各自的宝贝鸟儿,上天平一称,一只一百二十七克,一只一百二十九克——同级别!周围几十个同行的脖子一时伸长,目光汇聚。

“抓紧,抓紧,斗一斗!” “赶快,赶快,玩一把!” “你要不放手,我上了!”

罗圈儿上方,一部面向全国斗鹤鹑粉丝、正待直播的手机,镜头对准了这小有名气的太康斗鹤鹑“武林风”大舞台。

两只小小的斗士先后被放入,一小撮谷子撒在罗圈底部。饿了一天的鹤鹑,哪里容得下另外一只与自己抢食!刹那间,一场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争斗,让你对“鸟为食亡”这句俗语顿悟!

头对头,嘴对嘴,怒目相向。深栗色鹤鹑扑上去对着对手就是一阵猛啄,浅色的那只小脸上立即挂花。浅色鹤鹑忍着痛,摆脱对手纠缠,对准对手就是一嘴,深栗色的家伙眼部立即殷红!

没有热身,开始就是高潮! 两只小小鸟,对峙、闪躲、腾空、飞跳,你来我往,你进我退,沿着罗圈儿大战五十回合。一方秃尾巴向后坐,蓄力发劲,缩脖猛击;另一方顽强抵抗,斗志昂扬。厮杀了半个多小时,围观者眼花缭乱,叫好声、唏嘘声,一浪压过一浪……

眼睛被啄伤的那只,鲜血淋漓,依然不怯不退,那小小的身躯里爆发的悍勇,竟让围观的人心里为之紧张,忘了它不过是一只掌中玩物。主人心疼了,把它从罗圈里拿出。

“好!好!老刘这只已连胜二十场,有望冲击总冠军!”

线上,一位江苏无锡的鹤鹑“发烧友”留言:“老刘,这只我要了!三

斤,卖不卖?” “我出三万五!”贵州的一位网友立即“举牌”。

“再换一对儿厮杀,胜者循环比赛!”太康县佳得宝中华斗鹤鹑基地的许总发了话。

一轮儿又一轮儿,鹤鹑纷纷登场,各献其技,各逞其能。一间斗室,时而紧张,时而松弛;有人叹息,有人得意……时间的流逝,在这里似乎停滞了!

太康饲养、繁殖、把玩斗鹤鹑的不下十万人,有几个乡镇,村村孵化斗鹤鹑,每年孵化几十万只,卖到全国各地。一般的斗鹤鹑,最低价一只一百五十八元,优良品种一只最高能卖十万元。

真没想到,一只二三两重的小小虫儿,已经形成一个产业,更没有想到,斗鹤鹑的背后,深藏着丰富的民俗与文化。小小虫儿成了大产业,滋养一方水土,而那斗场上的呼喊与屏息,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乡音乡韵。

鹤鹑是候鸟,每年秋冬之交,一路从西藏成都经川陕到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一路从内蒙古向南飞经河南……每年按照既定路线迁移。全国传统养鹤鹑、斗鹤鹑的地区,都分布在还能线路两侧。太康县就处于鹤鹑迁徙路线上,周口、商丘、徐州、亳州、菏泽等地,因此成为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斗鹤鹑之乡。

“要吃飞禽,鸽子鹤鹑;要吃走兽,还是狗肉!”人们对于鹤鹑的认知,也许最初是从吃开始的。鹤鹑肉、蛋味美,营养价值高,而且在飞禽中,只有鹤鹑可以玩、驯化,于是逐渐发展出传统的民间体育文化——斗鹤鹑。

“俺爷那一辈儿就养鹤鹑,俺爹更痴心,到我这儿三辈儿了。别说,鹤鹑还真过俺家的急。历史上有个‘金杞县,银太康’之说,太康多种棉花,上世纪九十年代,每年棉花收购有任务,俺家完不成。上面说缴棉籽也行。俺爹忍痛用一只金贵的鹤鹑换了一

千斤棉籽,一件军大衣,一副铁坠子撒网。就这,俺爹还是心疼了好几个月。那鹤鹑,怕是成了俺爹心头一个抹不去的念想。”

“这还不算稀奇。民国时候,太康二郎庙乡一个光棍汉,捉了一只奇异的斗鹤鹑,能把对手的头皮撕掉,可以说是常胜将军。结果被一个地主家的少爷看上了,非要不可。你知道这只鹤鹑换了多少钱?一个丫鬟,外加四间瓦房、二十亩好地!光棍汉一下子成家立业——阔了!一只鸟,竟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你说奇不奇?”

说这话的老刘六十多岁,方脸大眼,一身正气,一看就是亮堂人。他自幼练八仙拳,体格健壮,性格沉稳豪爽。老刘说,把鹤鹑就是个爱好。老辈儿讲“小光棍,把鹤鹑”,也不全是。有人穷得自己舍不得吃,照样爱这口。鹤鹑这小东西,鬼得很,精得很,野得很。新抓的鹤鹑要“熬”,让它认主人。这家伙见光兴奋,过去是夜里点煤油灯照它,不让他睡,还得饿它。鹤鹑皮实,不吃不喝,半个月也不会死。白天黑夜连轴转,熬去它的野性,才能开始把。

俗语有“把到的鹤鹑遭到的鸡”,野鹤鹑去生认人了,就可以把了。“白天把熟,晚上把功”,功夫全在把上,增强鹤鹑的力量、控干其身上油脂,全靠把。俗话说“把死把活把睡着”,力度不能大不能小,要循序渐进,天天把,不离手,就是这个理儿。有的老把式,睡着了也不耽误一只手把鹤鹑。这就是功夫。

怎么把?五个字:钩、扶、托、拿、压。这是从小拇指指上到大拇指五个指头的动作要领。

小指与无名指分开,夹住钩住鹤鹑的两腿;无名指、中指、食指托扶住鹤鹑的胸腹及下颌;鹤鹑的头从大拇指与食指之间的虎口处露出来。大拇指指向下,其余四指向上、向内拿稳并适度压紧,这是把鹤鹑的基本要领。这样把,鹤鹑很舒服、很安全,又飞不走、跑不了。把时,用整个手掌和全部手指轻轻地挤、握、按、压,力度要由小到大,逐渐增强。鹤鹑本能地反抗,身子向外拱,一挤一挣一拱,如此反复练习,肌肉得到锻炼、按摩,脂肪控尽,力量逐步提升,斗性和战术技能就能不断提高。这“把字诀”,是力与巧的拿捏,是朝夕相处的磨合,更是将野性之火淬炼成战斗之魂的手艺。

“新中国成立前,斗鹤鹑赌博,一场下来,输赢十万八万,很正常!所以,一只好的斗鹤鹑,真是家里的聚宝盆。”有人插话补充。

三 老刘把裤腿卷到膝盖下,继续给

我讲古——

过去的斗鹤鹑都是逮的野鹤鹑,特别善斗的,几年也弄不来一只。每年秋冬之交,俺爷专拣东北风刮得最紧、最冷的天气,凌晨四点,在“地性紧”——乱坟岗子经常闹鬼没人敢去——群众称“阴气重”的地方,支上网子,把事先逮的鹤鹑当作诱子挂在网上,用它的叫声吸引同类。鹤鹑这东西,一过就是一小群,飞不高,飞不远,常常是一只公的带几只母的。为了求偶,争着往前飞,撞到网上就跑了。当然,逮鹤鹑有立网、扑网、盖网等方式,不同地形地貌,用不同的网具和方法。

逮鹤鹑苦啊!这东西精得很,难逮!大冷天,趴在野地里不敢动弹,能把人冻半死!为了这巴掌大的精灵,人得舍出半条命去熬,你说值不值?可老辈人就那么一代代熬过来了。

那一年,俺爷逮住了一只紫海,一只红胡子。“紫海一条线,红海一大片”,指的是鹤鹑颌下的毛色。这两种都是稀有品种,养好了,几亩地都不换。俺爷,用这虫儿,赢了十亩地,娶了亲,成了家!

咱们这一带,当官的、庄户主儿、土匪、闲汉、庄稼人,都爱养鹤鹑。也别说,历史上,连皇帝不是也有养斗鸡、斗蟋蟀的吗?就是个玩意儿,给这苦哈哈的日子添点彩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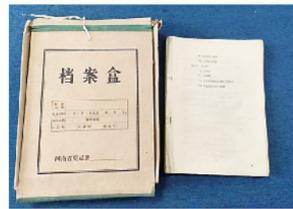
“现在,可不同了——”老刘话锋一转,太平盛世,养鹤鹑、斗鹤鹑,不赌钱(最多赌盒烟),不逮野的,也不全是为了卖钱。人老了,晚上觉不多,养个小小虫儿,是个伴儿。大伙儿相互比试,每星期见个面,斗一斗,也是集体娱乐。咱这儿,不但男人爱养,也有妇女养鹤鹑的,还有开大车的司机,驾驶室里挂着十几个鹤鹑兜子——走过多少好城市,见过多少好码头——纯粹就是个宠物!现在斗鹤鹑,赌性淡了,玩心浓了;野性收了,人情暖了。这斗鹤鹑的老把戏,在新世道里,倒出了新滋味。

再说,现在斗鹤鹑品种更多,是多国多地杂交的品种,体格大了,斗性更足,战斗力更强,也更好看,更吸引人。太康的斗鹤鹑现在卖到了全国。

“看——老杨的溜圈儿了!” “老李的趴盘了……” “溜圈儿”和“趴盘”,都指鹤鹑斗输了。

室内另外一角,突然传出一阵轻松喜乐的哄笑。输赢已定,热闹未散。这圆圈的罗圈儿里,斗的是鸟,映的是人,传的是代代不绝的人间烟火气儿。

杨春英同志在鹿邑



革命前辈杨春英的档案,现珍藏于鹿邑县档案馆。

1904年,杨春英生于开封一个贫民家庭,12岁就做童工,1925年在开封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秋,杨春英经上级党组织介绍到鹿邑县,在魏凤楼部工作。她来到鹿邑,正赶上抗日干训班开办,她就在干训班里负责宣传工作。她向学员揭露日寇侵华罪行,激发了学员的爱国热情,学员踊跃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因鹿邑西关镇6个保没有联保主任,魏凤楼同我党在鹿邑的负责人张爱萍商量找一位联保主任。为了做好统战工作,广泛开展党的活动,张爱萍同意让杨春英任联保主任。杨春英肩负党的重任,利用联保主任这一身份积极为党做工作。白天,她亲自向地主、工商界人士及保长募捐,救济贫苦人家,晚上到县政府各机关负责人家里串门,做统战工作,同时摸清反动人物的动向。

1939年年关,杨春英听17保保长王新悦反映17保贫民多,大多数没人吃的,怕过不了年。杨春英立即到县政府要了救济款,并与保长一起挨门挨户查问情况,根据各家

实际发放救济款,使群众春节都能吃上饺子。

杨春英任西关联保主任期间,组织开展了妇女工作团的工作。妇女工作团的主要任务是搞抗日宣传,编歌曲、话剧等,深入街道农村进行宣传,鼓舞人民起来抗日。

1939年4月,日寇进城后,到处搜捕杨春英。杨春英在群众的帮助下化装成农妇出城,在城外找到了新四军。新四军党委考虑到杨春英对魏凤楼部的情况熟悉,决定留她在鹿邑工作。

同年五六月份,鹿邑工委改为鹿邑总支,杨春英任总支副书记兼联络委员。7月,魏凤楼部被改编为第一战区第一纵队,魏凤楼任司令。杨春英在魏凤楼部的公开身份是宣传队长。后来宣传队改为第一纵队话剧团,杨春英任副团长,公开搞宣传工作,后随部队离开鹿邑。

1940年10月,杨春英奉命返回鹿邑,到鹿邑西部四师兰桥独立团活动的地区建立联络点,负责与独立团政委孔石泉联系。联络点设在邱集乡小凡庄凡化龙家(凡化龙是党的地下交通员),主要任务是接待过往同志,了解地方和驻军情况。在做好联络工作的同时,杨春英很注意联系群众。她让女儿楚南认房东和邻居家的主妇为干娘,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并结合当地情况宣传党的政策,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在她的启发教育下,小凡庄群众都相信党、热爱党。

1941年春,由于部队转移,杨春英离开鹿邑。后再次返回魏凤楼部,继续做统战工作。

(本文由鹿邑县档案馆提供)



铅字里的医保岁月

林广华

我从事医保工作十余载,每次看到《周口日报》上医保方面的报道,总要细细品读,想看一看医保同仁是如何将政策变成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字传递到他们身边的。

我想起当初在《周口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篇“豆腐块”,那都是自己任医保宣传工作中的成长印记。作为医保部门的一员,我从未想过一张报纸能在传递惠民声音的过程中承担起如此重大的责任,能让政策文件里的铅字化作千家万户的安心与笑颜。

记得我刚接手医保宣传工作时,时常陷入困惑:医保政策条款繁多,参保登记、异地就医、报销流程……每一项都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却因专业性太强难以走进百姓心里,该从哪儿入手宣传呢?后来,我尝试从医保政策入手,用百姓听得懂的最朴实的话去讲。思路一打开,我的工作效率也高了。

我花了一周时间,从与群众密切相关的医疗救助入手,到乡镇民政所走访,倾听群众需求,又从相关政策入手,把好的经验做法推敲成条,整理成一篇不到500字的文章。向《周口日报》投稿后,我既期待又紧张,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将工作与新闻写作结合。三天后的清晨,当我在报纸上看到这篇文章时,感觉心跳都漏了一拍。

那次尝试,让我与《周口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我逐渐摸索出写医保宣传稿件的“门道”。为了让政策更鲜活,我尝试写文章时采用故事化表达方式。记得国家推行门诊

共济保障改革时,许多参保职工对政策调整存在疑虑。在与参保服务科同事一起走访几位退休职工后,我结合医保政策,将他们的担忧表达了出来,写成一篇文章于7月1日起,我市参保职工门诊可以报销了的稿件,清晰地讲述了医保政策调整细节,解开了参保职工心中疑团。

我的每一篇稿件,从简单的政策介绍,到深度的政策解读;从标题的反复推敲,到语言风格的不断打磨,都凝结着《周口日报》编辑团队的心血。几年来,我陆续在《周口日报》发表稿件30余篇。

这些年,我与《周口日报》一同见证了医保事业的蓬勃发展。从医保电子凭证“一码通行”,到药品耗材集采降价惠民;从“三三三保”政策惠及民生,到DRG支付方式改革提升服务效率……每一项政策的落地,都随《周口日报》“飞入寻常百姓家”。

2024年8月,《周口日报》与市医疗保障局联合开设了“周口医保”专版。看到版面内容越来越丰富、政策解读越来越详细,我内心满是自豪。“宣传新手”成长为“宣传骨干”,更让我深刻体会到,医保宣传工作不仅是传递政策,更是传递党和政府对群众的关怀。看着变成铅字的文章,我心中不只有欣喜,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其中饱含一名医保人不忘初心的坚守。

未来,我将以更饱满的热情、更生动的笔触,书写医保惠民的新篇章!

35 见证·成长 周口日报创刊35周年征文 1990.8.1-2025.8.1

道源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投稿邮箱:zkbrdaoyuan@126.com